

本书配2盒录音磁带

优秀电影文学视听系列

呼啸山庄

Wuthering Heights

杨慎生 主编



清华大学出版社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优秀电影文学视听系列之八

Wuthering Heights

呼啸山庄

Screenplay by
Ben Hecht and Charles MacArthur

杨慎生 主编
高景轩 马信英 译
凌舒亚 注



清华大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158 号

内 容 提 要

本剧是根据英国著名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一部爱情故事。男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呼啸山庄老主人从大街上捡回来的一个孤儿，老主人死后受到少主人的虐待，与之青梅竹马的凯西也背弃他，嫁给了画眉山庄的少主人。希斯克利夫发誓要报复，结果毁了两个庄园三代人，包括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本书生动地刻画了人性的扭曲和变异造成的悲剧，充满了怪异和疯狂。根据本剧拍摄的影片 1940 年获 1 项奥斯卡金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呼啸山庄：英、汉对照/杨慎生主编。—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6.10

(英语爱好者丛书·优秀电影文学视听系列；8)

ISBN 7-302-02351-4

I. 呼… II. 杨… III. 英语-语言读物, 电影文学剧本-对照读物-英、汉 IV. H319.4: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20858 号

出版者：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清华大学学研楼，邮编 100084)

<http://www.tup.tsinghua.edu.cn>

印刷者：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发行者：新华书店总店北京科技发行所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 字数：135 千字

版次：199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5 月第 3 次印刷

书号：ISBN 7-302-02351-4/H·168

印数：16001~19000

定价：6.50 元

出版说明

近几年,观众接触英文原版影片的机会越来越多,学习英语有了新的渠道。然而,真正能跟上正常语速,听懂对白的人并不多。如何才能看懂英语电影呢?北京几所大学十几年来用英语电影进行视听教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实践证明,借助电影剧本和注释,学生可以较快地适应现代英语口语的正常语流、语速及不同语音、语调,并为今后直接看懂其他英文影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了满足全国高校学生英语电影视听学习和广大英语爱好者自学的需要,我们聘请长期从事英文电影教学的杨慎生教授挑选了一些优秀影片的剧本收入**英语爱好者丛书**,以英汉对照并加注释的方式陆续出版。每部剧本独立成册,前言结合电影赏析和电影教学实践,通过对剧情的分析和对白的讲解,为读者的学习和理解作了引导。所配全真录音带由清华大学音像出版社出版。

入选本系列的电影剧本都由名导演执导、名演员主演、在世界电影史上有影响的杰作。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错误不足之处在所难免,诚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清华大学出版社外语室

1996年5月

呼啸而来的感情风暴

《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由勃朗特三姐妹中的艾米莉(EMILY BRONTE, 1818—1848)创作,小说问世后引发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争论,被称为世界文坛的斯芬克斯之谜。毛姆曾把该书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西方学者认为,艾米莉是狂潮般爱情小说的先驱,《呼啸山庄》是一位女作家所能写出的最好的散文诗。“在那世界有名的炽热感情之子——拜伦逝世之后,没有人在魄力、激情、热烈的感情冲动、忧伤及胆识等方面能与艾米莉匹敌。”

“呼啸”(Wuthering)一词是当地的方言,指暴风席卷而来的时候,大自然发出的那种咆哮声。《呼啸山庄》的作者用电闪雷鸣般的笔法,奉献给读者的是一部延续三代的爱和恨的故事。小说于1939年被美国的两位剧作家改编成电影,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被誉为世界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由于小说篇幅太大,赫克特和麦克阿瑟在改编时删掉了“第三代人的痛苦与赎罪的场面”,同时为了增强电影的戏剧性并使被割断的故事严丝合缝,他们还新增加了一些“能表达原书精神”的场面。

从高潮处落笔

小说在时间跨度上达30余年,影片从全部故事情节即将结束处开拍,展示给观众的是一系列震撼人心的画面。那恶劣的天气,那破落的庄园,那病态的怪异人物,那夹着压扁的枯花和一

缮卷发的日记，还有那凄厉的呼叫声，一下子渲染出一种强烈的艺术氛围。

全剧除序幕和尾声外共分九部，首尾衔接，前后呼应。从第一部到第九部以倒叙的手法快速向前推进情节，可圈可点，浑然一体。随着一幕幕镜头的闪现，一幅幅画面的变幻，特定人物的特定性格在特定环境中棱角分明地展露出来。故事情节一波三折，人物的命运大起大落，悲剧的蕴涵剥笋似的层层脱落。真可谓人事沧桑，慷慨悲歌，给人的心灵以洪钟大吕般的震撼，令人扼腕叹息，甚至紧张得喘不过气来。

被风扭曲的树

影片中所出现的每一场景和道具都不是凭空而设，或者为烘托剧情所必需，或者包含着某种诠释和象征的意义。准确地把握住这一点，对于我们深刻理解《呼啸山庄》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人生如树，正直或弯曲，往往和所处的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在影片的开头，那被终年不断的狂风所扭曲的灌木，提供了一把开启人物性格之门的钥匙。剧中的灵魂人物希斯克利夫之所以那么乖戾冷酷，给自己和别人的命运抹上了一层浓烈的悲剧色彩，就在于他像在狂风中抖动的灌木一样饱受欺凌。

早在厄恩肖把他从利物浦领回家来之前，这个浪迹街头的饿殍就曾“被人踢得鼻青脸肿”，濒临死亡的边缘。那时的他虽性情有些粗野，却并未丧失善良的本性。在爱的阳光照耀下，他也像第三部中的小树一样出落得风华正茂，以致赢得了厄恩肖的器重和凯西的喜爱。

可惜好景不长，厄恩肖撒手尘寰，欣德利取代其父“突然以主人的口吻”发号施令，希斯克利夫的处境一落千丈，忍辱含恨，

受尽磨难。从此他的人格被扭曲了，他的心灵中塞满了仇恨和报复的欲望。于是悲剧从这里拉开了帷幕，一切都是注定的，注定了就再也无法避免。

过不去的栅栏

影片开场处还交待，暴风雪中的陌生人“进入画面。一道就要倒塌的篱笆挡住了他的去路。”只要细心揣摩便会发现，在令人眼花缭乱的情节中，有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即男女主角那暴烈的爱和恨。在两位情人之间，爱和恨交织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什么有情人难成眷属，终至抱憾含怨郁郁而死，就因为在他们之间阻隔着一道道世俗的栅栏。

首先是门第的栅栏。希斯克利夫登场的时候，只不过是农庄主从外地捡回来的一个小叫花子。他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又脏又倔，“像只饿狼”。由于厄恩肖爱希斯克利夫胜于爱欣德利，所以在儿子取得支配权后，他把长年积压于心中的妒嫉和怨恨，都一股脑儿地发泄到希斯克利夫的头上。命运的航船掉转船头，又驶进了不幸的泥淖。希斯克利夫又是“浑身污垢，头发蓬乱”，成了任欣德利少爷喝斥和奴役的仆人。而慑于哥哥淫威的凯西小姐，连同希斯克利夫幽会都唯恐被别人看见，更何谈与之结为秦晋之好！

其次是误解的栅栏。凯西被狗咬伤，在画眉山庄疗养的日子里，与埃德加少爷相识并成为朋友。此事引起了希斯克利夫的不快。二人发生口角，希斯克利夫盛怒之下给了凯西一记耳光。事情过后，凯西向保姆埃伦剖白心迹，说她爱埃德加，“爱他脚下的土地，他头上的天空，还有他触摸过的每件东西。”接着她又表白，希斯克利夫“混得一天不如一天了——我和他结婚有失身

份”。不巧，只偷听到这只言片语，希斯克利夫便愤然出走，那知凯西随即道出了她的肺腑之言：“他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他曾有过的那点快乐就是我的快乐……哪怕世界上的一切都消失了，但只有希斯克利夫还在，生活对我来说是还是美好的”。遗憾的是，这些话希斯克利夫半句也没有听到，就带着深深的误解走了。更糟糕的是，凯西自以为“了解他”，断定他“不会再回来了”。

此外，还有一道更大的栅栏阻隔在二人之间，那就是凯西小姐的虚荣心。作为世俗的人，尽管她刻骨铭心地钟情于希斯克利夫，然而生活并不仅仅止于爱情。在爱情之外，凯西还想拥有一个“舞会和歌声的美好世界”，还想成为“本郡最尊贵的一位夫人”。这些都是希斯克利夫所不能给予她的。正如希斯克利夫在凯西临终之际所说：“贫贱、死亡和所有的不幸，乃至上帝或凡人的重锤敲击，都未能拆散我们……你自己却把我们拆散了！你像一个任性的贪吃的孩子一样迷失了自己”。

魂魄归于城堡

凯西情窦初开，对与自己秉性相投的希斯克利夫产生了爱慕之情。二人站在幽静的荒野中，凯西充满幻想地告诉希斯克利夫：“你父亲是中国的皇帝，你母亲是印度的女王，你是被邪恶水手绑架带到英国的。”希斯克利夫同样以幻想的口吻指出：“王子都是有城堡的”。凯西马鞭朝前一指，二人兴冲冲地奔向山岩，奔向他们心目中的那座城堡。

在影片中，所谓城堡不过是一处简陋的栖身之所。它是希斯克利夫和凯西幽会并共度甜蜜时光的“二人世界”，恰到好处地衬托出他们那美好而又寒酸的爱情。

凯西生命垂危，她最后的一个愿望，就是让希斯克利夫把她

抱到窗前，和他一起再看一眼荒野中的城堡。她说：“就在哪儿，在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城堡里——我将等着你，一直等到你来……”怀抱着凯西的遗体，希斯科克利夫的一句哀诉“让你的阴魂来缠住我吧”，在空中回响着。

20 年后的那个暴风雪之夜，希期克利夫听到凯西的呼唤，“竭力要撕掉死亡和生命之间的帷幔”，疯狂地奔向荒野。等到人们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冻死在城堡之中。剧中那凄厉的呼叫声，恰似埃伦所言：那“不是她的幽灵——而是凯西的爱。那是时间所无法磨灭的，至今还在为那些没有过完的日子，没有吃完的面包而哭泣”！

永远的石楠花

荒野中灌木丛生，石楠杂陈其间。鲜花盛开的时节，满树的妩媚，飘来袭人的芬芳。在影片中，那野生的瑰丽的石楠花，象征着希斯科克利夫和凯西那奔放的爱情。

洛克伍德夜闯呼啸山庄，留宿于凯西小姐的闺房。伴随着狂风吹打窗扉发出的格格声，他从鸽笼式的书架上取出一本积着厚厚尘土的日记，随手打开，一朵压扁的枯花飘落下来。他拾起花来观看，心中泛起一缕柔情。序幕中的这一情节暗示，随之上演的爱情故事，与这种凄婉的花有着不容忽视的内在联系。

果然，在石楠花飘香的时节，凯西和希斯科克利夫那爱情之花也含苞怒放。希斯科克利夫于城堡坦言相告：“我不能——不能过没有你的日子——没有你，我不能自由呼吸！”凯西“深情地凝视着他的眼睛，心中涌动着对他的全部柔情蜜意”。

风云突变，比呼啸山庄更富有的画眉山庄的埃德加少爷闯进了凯西小姐的生活。面对天堂的诱惑和大地的期待，凯西向她

的保姆倾诉道：“我是不属于天堂的，埃伦。我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进了天堂，那天堂不像我的家……我哭碎了心，闹着要回到地上……惹得天使们生气了，他们把我扔到呼啸山庄山顶上的石楠花丛中……我醒来时，快乐得哭了”。

由于命运的捉弄，凯西虽然真正爱的是希斯克利夫，却嫁给了埃德加。希斯克利夫为了接近凯西，也鬼使神差地娶了他不屑一顾的埃德加的妹妹伊莎贝拉。尽管劳燕分飞，另筑爱巢，他们二人仍忘不了石楠花，正像他们抹不掉彼此心中那灿烂的爱情一样。难怪希斯克利夫要绝望地问伊莎贝拉：“为什么你的头发上没有石楠花香呢？”难怪凯西在失去生存欲望的最后时刻，还要让埃德加给她采一束石楠花来！

《呼啸山庄》所讲述的是一个动人心魄的爱情和复仇的故事。编导们并没有让人物的激情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剧中人的遭遇和主宰感情生活的爱和恨糅合在一起，人性的被压抑、堕落和复苏，与每个人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环环相扣。它昭示人们，恨和复仇在毁损别人的同时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快乐。只有爱才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只有爱使人性焕发出的光辉才能写入永恒！

高景轩

1996年10月

WUTHERING HEIGHTS

PROLOGUE

[A long view of the Moors fades in. A violent storm fills the night. Snow has been falling for days. The road and the moors are blanketed deep. The immense, lonely moor looks white, devilish and forlorn. There is no sound but the wind, no sight but the swirl of snow.

Into the foreground of this white wilderness comes the figure of a man toiling through the high drifts. He pauses, blinded by the wind and snow. Then we follow him as, shielding his eyes, he sees a tiny light beyond the road. It is the window of some nearby house, and he starts plunging toward it.

Now the scene cuts to a view of the old MANOR HOUSE that seems half buried not only by the long falling snow but by the years. It is a stone building and it stands like a derelict in the wild night, its windows battered and boarded up, its outbuildings half toppled. Some scrub firs have been twisted into eerie¹ shapes by the eternal wind

The man comes into view. A crumbling fence halts him and he finds the gate. He pushes against it and it opens a foot, reluctantly, as if held back by invisible hands. He wedges himself into the yard, and as he starts desperately forward for the shelter of the lighted room beyond, the wild barking of dogs rises above the noise of the wind; and a pack of² shaggy and wolf-like animals leap

呼 啸 山 庄

序 幕

[画面淡入，一片荒野的远景。风雪交加的夜晚。大雪连降数日，道路和荒野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孤寂的原野白茫茫的一片，鬼气森森，恐怖而又凄凉。只听狂风呼啸，只见雪花飞扬。

皑皑的旷野上现出一个男人的身影。他踩着厚厚的积雪在艰难地行进。风雪使他无法辨认方向，于是他停下脚步，用手护住眼睛，发现路尽头有一线微弱光亮，那是不远处一所房子的窗户里透出来的。他便朝那儿奔去。

画面转向一座古老的庄园，连日的大雪几乎将它湮埋，而岁月的蹉跎也已使它陈旧破落。在这个风雪交加之夜，这座石头建筑宛如遗落于苍海的一叶孤舟。窗户的残破处钉着木板，外墙有一半已经倒塌，四周的灌木被无休止的北风吹得扭曲怪异，显得森然、可怖。

那人进入画面。一道就要倒塌的篱笆挡住了他的去路。他找到了大门，用力地推。门好像被一双无形的手顶着，好不容易才敞开了一英尺左右的缝隙。他挤进院子，迫不及待地朝着有灯光的房间奔去。突然，风声中传来一群狗的狂吠，接着几只毛乎乎的像狼一样的动物跃过雪堆，向来人扑过去。

through the snowdrifts at the traveler.

Then the scene changes abruptly, and we see the animals harrying the bewildered figure³, who fights them off with his heavy stick; and after plunging and falling and recovering himself, he arrives at the manor door.

He knocks, with the dogs still leaping at him. There is no response. He bangs with his stick. And then made desperate by the aroused animals⁴, he opens the door and lunges in.

We follow him into a LARGE ROOM in which a fire burns. Seated in the lamplight, morose and silent, is a group of immobile people. The traveler looks at them in amazement. They offer no greeting, and no hint of hospitality is in their sullen eyes.

Dominating the group, with his back to the fireplace over which hangs a pair of guns, is a dark-skinned, saturnine looking figure, his hair half white. He is a surly, slovenly appearing, half-gypsy half-gentleman character; and on his features is the stamp of⁵ an embittered arrogance. This is Heathcliff. After a pause, glaring at the storm-driven intruder, Heathcliff speaks. His voice is edged⁶ with anger.]

HEATHCLIFF: Who are you and what do you want?

TRAVELER: (beating off one of the dogs). Call off your accursed dogs.

HEATHCLIFF: (sullenly to the dogs). Down...

[He lashes at them with a tall poker from the fireplace. The dogs slink away.⁷]

HEATHCLIFF: Gnasher! Wolf! Down. Gnasher! Down, I tell you!

TRAVELER: Are you Mr. Heathcliff?

HEATHCLIFF: (without moving) Yes.

这时场景迅速切换，几只狗正扑向不知所措的来人，他用沉重的手杖驱赶它们。他跌倒了又爬起来，振作精神跌跌撞撞冲到了住宅的门口。

他敲了敲门，狗仍在他面前扑咬。没有回应，于是他用手杖重重地击门。最后，他被那群张牙舞爪的狗逼得走投无路，便不顾一切地撞开门，一头冲了进去。

他进入了一个宽敞的房间，里面燃着熊熊炉火。灯光下，几个愁眉不展的人默默地坐着，一动也不动。来人惊异地望着他们，但他们谁也没有理睬他，他们那阴沉的目光中，没有一丝半点欢迎客人的表示。

在座的人中最显眼的那位背朝壁炉，壁炉的上方挂着两支枪。此人皮肤黝黑，表情忧郁，头发已经斑白。他是个乖戾专横、衣着邋遢，半像吉普赛人、半像绅士的人物。在他眉眼之间明显流露出一种苦涩的傲慢。他就是希斯科克利夫。希斯科克利夫迟疑了一会儿，怒视着这个风雪之夜的不速之客，开口说话了，语调中充满了怒意。]

希斯科克利夫：你是谁？你来干什么？

来人：（驱走一条狗），叫你这些可恶的狗滚开。

希斯科克利夫：（愠怒地喝斥狗）下去！

[他从壁炉上拿起一根长拨火棍，朝狗抽去，几条狗溜走了。]

希斯科克利夫：纳斯！沃尔夫！下去！纳斯！下去，听见没有！

来人：你就是希斯科克利夫先生吗？

希斯科克利夫：（带搭不理地）是的。

TRAVELER: (Cordially, at first) I'm Mr. Lockwood, your new tenant at the Grange.

HEATHCLIFF: (with a snarl) Oh, you are? Well, why aren't you there instead of tramping the moors on a night like this?

LOCKWOOD: (taken aback) I'm lost. Could I get a guide from among your lads?

HEATHCLIFF: (directly) No, you can not. I've only one, and he's needed here.

LOCKWOOD: (taking a stand) Then I'm afraid I'll have to stay till morning. A mile in this storm is out of the question.

HEATHCLIFF: (shortly) Do as you please.

[Lockwood with growing anger looks at the others in the room: a woman sitting by the fireplace who is crippled and aged; another woman, faded, beaten, middle-aged, her hair and clothes more slovenly than the master's; a doddering old man who simply stands watching in a shadowy corner of the room. Then Lockwood addresses himself to the middle-aged woman.]

LOCKWOOD: (with increasing sarcasm) Thank you for your hospitality. Could you extend it to a cup of tea?

THE WOMAN: Shall I? (looking nervously at Heathcliff.)

HEATHCLIFF: (kicking a log on the fire) You heard him ask for it.

LOCKWOOD: (after a pause; beginning all over) I presume this amiable lady is Mrs. Heathcliff?

[The woman rises to fetch tea, almost cringing⁸ as she passes Heathcliff.]

HEATHCLIFF: Yes, this amiable lady is my wife.

LOCKWOOD: (now openly angry) Would it be taxing⁹ your remarkable hospitality if I sat down?

来人：(一开始还挺客气地)我叫洛克伍德，是你们庄园的新佃户。

希斯克利夫：(恼怒地)哦，是吗？那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呆着，却找这么个晚上在荒野里溜达？

洛克伍德：(吃惊地)我迷路了，能找个人给我带路吗？

希斯克利夫：(直截了当地)不行，这办不到，我只有一个仆人，这儿离不开他。

洛克伍德：(执拗地)那么我恐怕要在这里过夜了。在这种暴风雪中哪怕一英里都走不了。

希斯克利夫：(不客气地)随你的便。

[洛克伍德气呼呼地环视着房间里的其他人。壁炉旁坐着一个跛脚的老妇人和一个丰韵不再、神情委顿的中年妇女，她的头发和衣着比主人的还邋遢；一个颤巍巍的老头儿站在房间的阴暗角落观望着。这时洛克伍德对那个中年妇女说。]

洛克伍德：(不无讥讽地)感谢您的热情，能赏我一杯茶吗？

中年妇女：可以吗？(她胆怯地望着希斯克利夫)

希斯克利夫：(踢了一脚炉中的木柴)你不是听见他要了吗！

洛克伍德：(愣了一会儿，又开始客套)我想，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是希斯克利夫夫人吧？

[中年妇女起身去倒茶，经过希斯克利夫旁边时，她的身子紧张得差点儿蜷成一团了。]

希斯克利夫：是的，这位和蔼可亲的女士是我的老婆。

洛克伍德：(已明显地表示出愤怒)如果我坐下，对你们的殷勤款待来说，是不是太过分了？

HEATHCLIFF: (wheeling on him savagely) I hope my hospitality is a lesson to you to make no more rash journeys on these moors. As for staying here tonight, I don't keep accommodations for visitors. You can share a bed with one of the servants.

LOCKWOOD: (with excessive dignity) I'll sleep in a chair, sir.
[Heathcliff starts from the room and then returns. He stares almost sadly at the traveler and speaks as if against his will.]

HEATHCLIFF: No, no! A stranger is a stranger. Guests are so rare in this house that I hardly know how to receive them— I and my dogs. (He turns to the doddering old man.) Joseph, open up one of the upstairs rooms. (He stares at Lockwood and speaks coldly again.) Goodnight, sir...

LOCKWOOD: (staring back in amazement) Goodnight.
[Mrs. Heathcliff is now seen putting the tea before him, her eyes fixed on the receding figure of Heathcliff. Dull fear and a dog-like¹⁰ fascination are in her face.]

The scene dissolves to an UPPER CORRIDOR: The doddering servant, Joseph, holding a lantern, walks down a twisting, shadowed passage, Mr. Lockwood following. He comes to a door and pauses. The old man looks behind him as if undecided about something, and then with an odd cackle to himself, opens the door. It opens slowly, creaking on its unused hinges.

Lockwood looks into a bedroom in which stands a four poster bed. The room is musty. Some mildewed books¹¹ line one of the walls. An oak chest covered with bits of fabric that look like rags, a chair with one leg broken, and an old couch make up the furniture of the room.]

JOSEPH: Here's room for you, sir, the bridal chamber.